兩依藏博物館永久收藏：一對嵌百寶南官帽椅解析

韋莉雅

兩依藏博物館的永久收藏系列中包括一對由黃花梨製成的嵌百寶南官帽椅，它們與博物館其他同時期官帽椅的分別在於兩張椅子的背靠板均鑲嵌了精細的裝飾。本文將會從廣泛的文獻資料中尋找類比物件，探討這些官帽椅的時間線和社會歷史。因此，最後所得之結論可能是嵌百寶南官帽椅並不如之前想像的那麽罕見；它們獨特的裝飾特徵就如一把雙刃劍，既令它們從其他相似的官帽椅中突圍而出，但同時亦是造成工藝品流失和損毀的原因，使它們在現代變得稀缺。儘管如此，這次研究仍然顯示了嵌百寶南官帽椅是蘇式家具下其中一種獨特類型，十分值得進一步研究。

外在特徵

兩張椅子的高度均為 121 公分，座位的長度和寬度分別為 61.5 和 44 公分。這兩款椅子都有相似的外在特徵，包括不出頭的搭腦和扶手。從彎曲的側柱和前柱可看出它們是典型的蘇州南官帽椅。兩張椅子的靠背板呈弧形，且運用了各種半寶石在上面鑲嵌着不同的花鳥圖案。

黃花梨嵌百寶南官帽椅一對，兩依藏博物館藏。

研究方法

為了找出類似的官帽椅例子作比較，本人通過各種文獻和書籍展開研究。以下可能是第一個整合了鑲嵌有花鳥圖案的南官帽椅既有例子列表，並按椅子數量多寡進行排列：

1) 由觀復博物館收藏的一張椅子
2) 由晏如居收藏的一張椅子
3) 由匯通收藏的一張椅子
4) 由兩依藏博物館收藏的兩張椅子
5) 由木趣居收藏的兩張椅子
6) 由 Tseng Riddell 收藏的兩張椅子
7) 由留餘齋收藏的兩張椅子
8) 由 Ned Johnson 私人收藏的四張椅子，2017 年前曾長期借予波士頓美術館

通過整合更廣泛的研究資料，其中的樣本數量可以讓我們初步討論和得出兩依藏永久收藏中的兩把官帽椅有關時間線和社會歷史的結論。

時序

比較上述所有椅子的日期後，我們發現從製造日期上來說，來自兩依藏的椅子與其他椅子存在直接差異。這是因為其他椅子都可追溯到明末，反觀兩依藏的一對官帽椅僅追溯到約十八世紀，即清初至清中時期。本文基於幾個原因而傾向對這兩張扶手椅的年代進行調整。由於所有作為樣本的椅子都有非常相似的圖案，這樣就能追溯製造時期和產地。因此，兩依藏的這對官帽椅更有可能是與其他椅子在同一時期製作，而非清朝製造的明末椅子複製品；其中一張椅子上的石榴圖案也為這一假定提供了佐證。Bartholomew 在 2002 年的文章中提出，石榴作為一種裝飾圖案，在十七世紀(即明末)通過諸如百子圖等包羅萬象的藝術主題流行開來。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黃花梨，一種從東南亞地區進口的木材，在清朝中期曾出現過嚴重短缺。儘管這些椅子完全有可能是在清朝中期(即十八世紀)為精英階層而製作，但基於上述情況，有人認為這兩張椅子更有可能是在十七世紀或在明清過渡時期製造。

鑲嵌和「連鎖動作」

在兩依藏初購入這兩張官帽椅時，鑲嵌在上面的花鳥圖案與今天我們所見的一樣，唯一分別在於那時用了單色珍珠母來鑲嵌。由於單色珍珠母鑲嵌被認為是後加而非原配的裝飾，因此被移除並改用半寶石鑲嵌圖案。從設計到鑲嵌皆由珠寶設計師陳世英完成。有見及此，我決定將「連鎖動作」(Chaîne Operatoire) 的概念應用在有關官帽椅技術發展的爭論上——從創作到移除，或者像上述例子描述那般經歷現代收藏。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推斷出官帽椅發展的兩種可能情況：

椅子二在陳世英進行重新鑲嵌前只有單色珍珠母鑲嵌。

<u>情況一：</u>

階段甲：兩張官帽椅在十七世紀製造時已配上珍珠母鑲嵌

階段乙：到了二十一世紀，藏家在購入後把珍珠母挖走，然後換上半寶石

<u>情況二：</u>

階段甲：在十七世紀，官帽椅已有鑲嵌裝飾，但使用物料不明

階段乙：其後有人把鑲嵌物料挖走，然後換上珍珠母

階段丙：到了二十一世紀，藏家在購入後把珍珠母挖走，然後換上半寶石

除非能查找更多同類官帽椅通例，並能斷定皆為原初狀態，否則將難以判斷兩依藏椅子上的珍珠母是一脈相傳或後人仿作。而若珍珠母並非因其固然，則需深究椅上最初鑲嵌是哪種材料。目前收集所得之數據並沒有包含只鑲嵌珍珠母的椅子：最接近的例子是由留餘齋收藏、鑲嵌珍珠母、犀牛角和椰子木的一例。此例也符合明末裝飾傳統的大背景，尤其是它的百寶嵌裝飾。由柯惕思 2000 年著、兩依藏出版的《兩依藏玩閒談》深入探討了這種由來自揚州的明代雕刻家周柱首創的多層次鑲嵌（也為「百寶嵌」）的興起——一種帶着炫耀性質的消費形式，同時象徵着財富，甚至是學術品味。上述列表中的所有官帽椅都是用百寶嵌的方法製作。張飛龍在其 2011 年的著作中更補充，很少蘇式家具會只使用到貝殼鑲嵌，而非將其採用到百寶嵌技術中。根據上面的時間線可以看出，十七世紀(即明末)就是百寶嵌的鼎盛時期。這代表兩款斥巨資採用珍貴硬木手工製成的官帽椅跟傳統背道而馳、使用當代非正統裝飾手法的可能性較低。儘管不能說是百分百肯定，但兩依藏博物館的兩張南官帽椅上的花鳥圖案只用了珍珠母鑲嵌，令我們有理由相信在購入這兩款官帽椅時，椅子上的鑲嵌並非最原始的鑲嵌。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初步得出結論，情況二較為合理。

按照珍珠母鑲嵌物在購入時並非原物的假設，有數個理由能解釋為什麼最原始的鑲嵌物並沒有保存下來。根據黃花梨官帽椅的狀態，同時考慮到當時社會典型的學術傳統—所有塑形和拋光只為突出硬木的自然美和紋理。從椅子整體沒有損壞和劣化這點可以看出，只有單獨移除鑲嵌才不會對椅子的整體結構構成威脅。柯惕思深入探討了三種情況，均能解釋這兩款官帽椅原始鑲嵌物遺失的原因：

<u>自然劣化</u>

雖然有被移除和清洗的可能，但沒有明顯證據表明這兩張椅子曾經髹漆，而這也符合人們對硬木之自然美的偏好。高濂於十六世紀末所著的《遵生八箋》提及了人們在嵌入和固定鑲嵌物時，會把漆當作黏合劑使用。由於兩張椅子上沒有漆，所以有機會因為磨損、木材隨時間流逝而收縮和膨脹，又或因原來的黏合劑(不含漆)暴露於空氣中而失去黏力，從而造成原始鑲嵌物自然脫落。此外，高濂在同一著作中引用了一種常見的現象：鑲嵌家具因鑲嵌配件鬆脫而出現空洞。

<u>貨幣升值</u>

除了自然劣化，明末時的蓬勃經濟使人們得以應用半珍貴材料可能是另一個引致原始鑲嵌物遺失的原因。根據柯律格於 1996 年的著作中提到，明末社會因經濟發展良好，而出現了誇張的炫耀性消費——當時甚至用了珍珠、寶石等奢侈物料來裝飾日常衣服。人們對半珍貴材料的渴求令它們的價值上升，這意味着百寶嵌家具的鑲嵌物(不排除已因自然磨損而鬆脫)很容易被取走後以更高的價格出售。也許這就是兩張官帽椅的鑲嵌物被取走的理由；鑲嵌物被取走後所留下的空洞其後補上了無色珍珠母，試圖為兩張鑲嵌不全的硬木扶手椅增加價值。

仿製物料

類似的情況也曾在古埃及發生，其時彩繪也被用作青金石經濟實惠的替代品；柯惕思所著的《兩依藏 玩閒談》引用了一本十七世紀、描述了類似情況的中國漆器手冊。人工著色陶瓷出現於十七世紀，並用來模仿半珍貴鑲嵌材料，這也許能符合上述有關半珍貴材料升值的論點；這種經濟做法也可能是源於當時社會流行的百寶嵌方法。在柯律格於 1996 年的著作中提出了一個概念：雖然家具是在私人領域中使用，但它們其實承擔着公共職能；像這些官帽椅就是在公共工作室製作，並在公共場合交付給購買者，因此承載著顯示購買者權威和財富的能力。在鑲嵌中使用仿瓷帶有一種人為營造出來的上流社會階層和富有的感覺。在這種情況下，也許這對官帽椅最初鑲嵌了仿製物料，但後來因被認為是劣品而被移除，並由珍珠母這種相對更有價值的材料取而代之。

圖像學和文化背景

就如其他典型的中國傳統家具，這對椅子沒有任何有關製造者的標記，所以它們的來源仍需進一步考究。儘管如此，考慮到中國裝飾藝術中花鳥等圖案所蘊含的意義，通過對鑲嵌圖像的視覺分析，可能有機會從中得悉這兩張椅子的一些社會背景。在分析兩依藏的官帽椅前，我們可以先針對晏如居收藏的嵌百寶南官帽椅進行初步理解。

晏如居所收藏的南官帽椅運用了百寶嵌技法，靠背上以百寶嵌手法鑲嵌一隻飛燕和一株杏花。由於二月盛開的杏花與科舉考試的時間一致，因此有順利通過科舉之意。此外，燕子的「燕」與宴會的「宴」同音，所以椅子上的燕子是吉祥喜慶的圖案，寓意皇帝設宴款待高中科舉的人。根據上述解讀，可以推論晏如居收藏的椅子原先屬於一位有抱負的文人。晏如居的創辦人本身是一名醫生，而醫生與椅子上的杏花圖案亦有聯繫，因為經常能聽到人們用「杏林高手、享譽杏林」等詞語讚揚醫生，而杏林也是醫學界的代稱。因此，官帽椅原來的主人亦很可能與醫學相關。

因此，同樣方式亦可用來解讀兩依藏永久收藏系列中的兩張官帽椅的文化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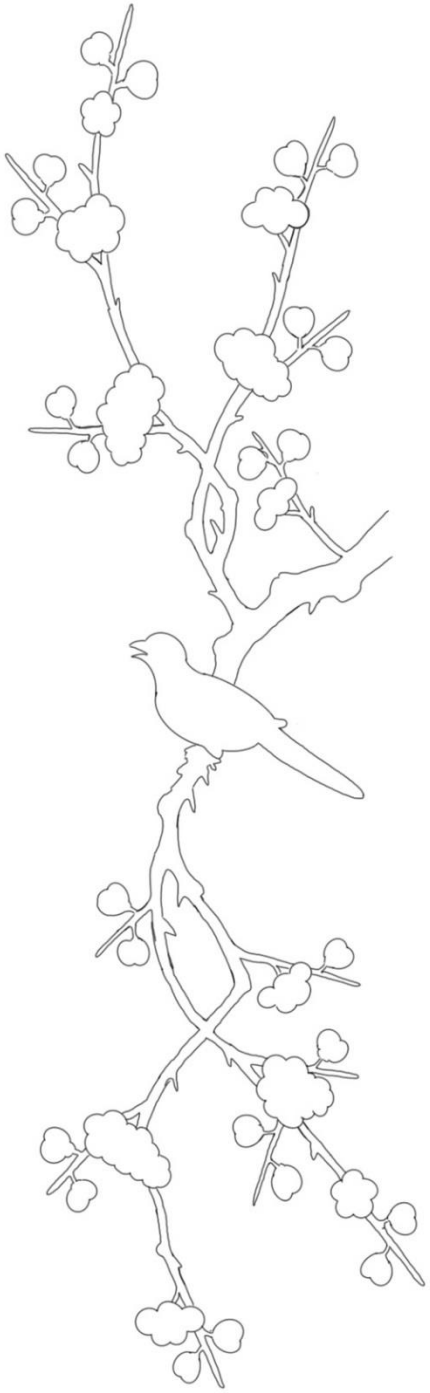
椅子一：鳥和梅花

在中國、韓國和日本的裝飾藝術中，梅花是一個很受歡迎的主題。梅花在冬末最早開花的特性受儒家學者尊崇，因為代表了即使面對嚴寒也能茁壯成長。梅花與蘭花、菊花和竹一起被喻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四君子」，每一個士人都應該努力實踐它們背後所象徵的美德。除此之外，梅花還體現了對女性的看法——花期短暫的梅花正好呼應女性轉瞬即逝青春的美。王昱瓔等人在 2017 年的著作中提到在冬天盛開的花朵之間加插一隻鳥兒，即暗示春天快將來臨，因此這幅鑲嵌圖畫可以象徵好事快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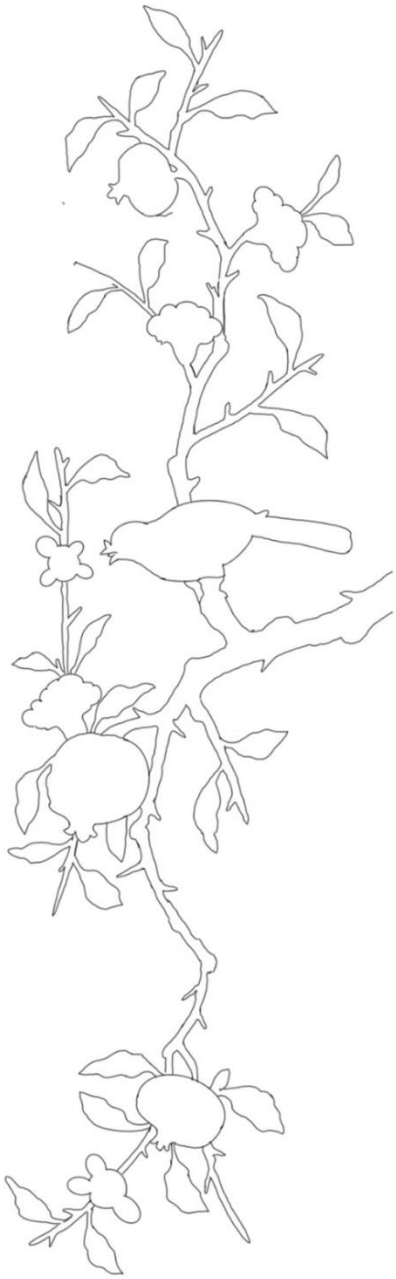
椅子二：鳥和石榴

本篇文章的開首部分曾簡單介紹石榴在藝術中的發展。石榴從十七世紀開始越來越普遍，並以兩種方式出現在百子圖中。首先，石榴屬於多籽果實，所以它與豐饒和繁殖有直接關係。石榴的「石」與世世代代的「世」普通話發音相同，象徵着家族的成長和傳承。沈周在《瓜榴圖》中題亦賦了「子孫多如石榴籽」的祝詞，這幅目前收藏於底特律藝術學院的作品正是以上推論的佐證。在同樣的百子圖中，石榴也代表了官位代代相傳的期盼。然而，只有當石榴與官用頭飾和腰帶有關時，這個寓意才會成立。

結合這兩個圖案，我們可以初步假定這對圖案表達了對好消息的渴求，比如祈求孩子的降臨。值得留意的是，這種解讀方法並非必然，當中仍有重新評估和進一步考究的空間，主要是因為研究的圖案是經過現代修復以填補空洞位置。如果珍珠母嵌件確實不是原來的鑲嵌物，那麽今天我們所看到的花鳥圖案可能與原來椅子上的大相逕庭。還有一點需要弄明白：這兩張椅子本身就是一對，還是它們是從一個更大的組合中分拆出來——這個問題的答案將徹底扭轉這兩張椅子所傳達的意義。儘管這些嵌件的寓意還有待商榷，但這對官帽椅的設計符合明代家具講求的自然素雅，亦遵從明代裝飾藝術採用帶有寓意的主題。此外，使用鑲嵌技術(很可能是百寶嵌)意味着這對椅子是為了讓一位熟悉中國傳統象徵藝術的精英買家享受和消費而製造。式樣簡單的官帽椅配合設計同樣簡潔但價格昂貴的嵌件，創造了明代美學中有趣的平衡，值得更深入研究。



兩依藏博物館永久收藏系列中椅子一上的鳥兒
梅花圖案



兩依藏博物館永久收藏系列中椅子二上的鳥兒
石榴圖案

類型學辯論

對兩張嵌百寶南官帽椅的初步研究基於整合更廣泛文獻中的直接例證。到目前為止發現了約十五張椅子，使作者相信這類官帽椅並不如想像中那麽罕見。明末的大背景促使這種鑲嵌風格的南官帽椅出現。

雖然蘇州本身缺乏木材，但明朝海禁政策於 1567 年放寬，木材包括硬木如黃花梨獲准入口到長江三角洲。明朝的家具工藝行業蓬勃發展，隨着製造家具的原材料到位、工匠允許以手藝賺取金錢並在自由市場上銷售，使得家具工藝變得更專業且競爭質量得以提高。從明朝中期開始，因蘇州地區經濟和城市急速發展，為了裝飾和襯托豪華花園和邸宅，人們對高質量家具的需求越來越高。如是者，當時家具的精緻和華麗程度可能遠超想像；證明南官帽椅古典的外型搭配當代流行的百寶嵌並非一個不可能的組合。因此，這篇文章傾向認為，帶鑲嵌的南官帽椅只是蘇式家具下其中一種獨特的類型；甚至可能在明末清初的過渡時期在長江下游地區盛極一時。尤有甚者，它的鑲嵌特徵極大程度危害了這類型椅子的保存，令它在後來遭受人為破壞，而這亦解釋了今天這類型官帽椅稀缺的原因。

自 1830 年代以來，工藝品的破壞和流失一直都是困擾着中國文物的問題。不但與鴉片戰爭(1839–1860 年)的直接掠奪有關，也跟揚州在清朝覆亡時被摧毀脫不了關係。作為百寶嵌的發源地，無數的鑲嵌工藝品在清朝亡國時受到破壞——當中也許還包括官帽椅。其次，在鴉片戰爭和八國聯軍入侵(1900–1901 年)後開放的商埠實施寬鬆海關法律和文化遺產管理不嚴謹，令來自世界各地的第一代收藏家及經銷商崛起，導致中國文物在地球的不同角落(合法和非法)流通。尤其是那些「中國特色」鮮明的物品，它們的裝飾特徵與當時的中國風運動連成一線——鑲嵌家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當地，椅子上的嵌件即使在經濟蕭條和政治不穩時期，如 1920 年代，仍然具有價值。這些椅子上的半寶石可能被挖走並轉售；而那些因為什麼裝飾也沒有而被認為沒有價值的椅子則被破壞。

兩依藏博物館的《重緣再續–兩依家具的收藏故事》圖錄對文物在現代環境被毀進行了深入的論述，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 (1966–1976 年)和破四舊。鑲嵌的傳統最早可以追溯到商朝(約公元前 1600–1046 年)，以榫卯為基礎的家具製作技術亦有類似的歷史：鑲嵌家具無疑會成為過時的象徵和不平等階級消費的代表。儘管傳統的鑲嵌工藝和家具結構使南官帽椅值得古代精英為其花費和被現代收藏家珍藏，但同時亦很可能是這類蘇州家具難以在現代保存的原因。

總結

摘要本文通過視覺分析與文獻綜述相結合的對比分析法，對兩依藏博物館永久收藏系列中的兩件南官帽椅的時間線和社會歷史進行了梳理。本文還整合了當代例子，提出這款椅子是一種獨特的類型，並概述了其興起和衰落的原因。無論帶鑲嵌的南官帽椅如何衰落，仍有足夠的樣本量作進一步研究；椅子的獨到之處是在蘇式家具的傳統簡約和鑲嵌裝飾藝術的華麗之間取得了平衡。

參考書目

在此鳴謝馮耀輝先生和 Nancy Berliner 女士。

張飛龍 , 2011. 中國硬木螺鈿鑲嵌工藝溯源. *中國生漆 ,* 第一期, pp. 34-40.

王昱瓔, 陶毓博 & 李 鵬, 2017. 傳統裝飾工藝百寶嵌的探析. *家具與室內裝飾,* 第十二期, pp. 73-75.

王世襄, 1989. *明式家具研究.*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Ltd..

劉柱柏, 2016. *明式黃花梨家具: 晏如居藏品選.*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Ltd..

陳瑤, 2005. 中國家具鑲嵌藝術的歷史. *家具與室內裝飾 ,* 第九期, pp. 30-32.

張潤平, 2018. 華美的明清鑲嵌家具. *收藏家,* 第十, pp. 21-26.

Berliner, N. et al., 1996. *Beyond the Screen: Chinese Furniture of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Boston: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Chan, D., 2017. *Flower Power: the Meaning of Flowers in Asian Art.* San Francisco: Asian Art Museum San Francisco.

Cheah, W., 1994. Chinese Furniture.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67(1), pp. 69-80.

Clunas, C., 1996. Furnishing the Self in Early Modern China. In: N. Berliner, ed. *Beyond the Screen: Chinese Furniture of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Boston: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pp. 21-35.

Evarts, C., 2000. *A Leisurely Pursuit: Splendid Harwood Antiquities from the Liang Yi Collection.* Hong Kong: United Sky Resources Limited.

Evarts, C., 2007. *Liang Yi Collection: Huanghuali.* Hong Kong: United Sky Resources Limited.

Fraser, T. C., 2019. *Strings of the Lotus Root: A Study of Chinese Antiquities Collectors' Networks from China to the West in the Late Qing-Republican Period (AD1839-AD1949).* Durham: s.n.

Huang, D. Z., 2009. *Liu Yu Zhai Collection of Chinese Furniture fro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Limited.

Ma, W. D., 2009. *The Culture of Chinese Seat.* Beijing: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Ma, W. D., 2016. *Magnificent Yellow: Huang Hua Li Furniture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Vol. 1.* Beijing: Joint Publishing.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1999. *Splendors of Style: Classical Furniture fro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aiwan: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Welch, P. B., 2012. *Chinese Art: A Guide to Motifs and Visual Imagery.* Vermont: Tuttle Publishing.

Wu, G., 2017. *The MQJ Collection.* Hong Kong: Grace Wu Bruce Ltd..

Zhang, X., 2011. *Chinese Furni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heng, W., 2016. *Researching on Designing Intentions of Suzhou Style Chair in Ming Dynasty.* s.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s, Design and Contemporary Education.